

# 他的两任妻子组成一个“特殊家庭”

在贵州黄平县、凯里市和福泉市的交界处,有一个叫代支的偏僻村落。村落里有个特殊的家庭,它是由两个妇女和两个小孩组成的。两个妇女都曾是代支小学已故校长潘绍凡的妻子。

潘绍凡和两个女人之间曾经演绎了什么样的故事?两个女人又因何走到了一起?近日,记者来到代支小学采访,了解到一个催人泪下的真情故事。



两个妈妈和一双儿女

## 恩爱夫妻不能生育

1962年1月18日,黄平县谷院镇加巴村,一场婚礼正在举行。新郎叫潘绍凡,27岁,是黄平县谷院中学的教师;新娘何俊英,22岁。与村里其他没读过书的姑娘不一样,何俊英曾念到初中毕业,“是喝过墨水的人”。

婚后,潘绍凡先后调往加巴、中兴等地任教。1969年,又被调往黄平县代支小学任校长,因这里教师缺乏,何俊英被聘为代课教师,从此走上讲台。

在潘绍凡的指导帮助下,何俊英对工作从陌生到得心应手。夫妻俩几乎没吵过嘴,一直恩爱有加。

就这样夫唱妇随,恩爱甜蜜,工作出色的潘绍凡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荣誉,其中最耀眼的是“全国劳动模范”。

然而,这对恩爱夫妻,也有遗憾。结婚多年,何俊英一直不能生育。为此何俊英经常自责,潘绍凡也经常闷闷不乐眉头紧锁。好几年里,每逢放假,夫妻俩都要外出寻医问药,但去了省内很多家医院,都查不出原因来。

何俊英的老母看这对夫妻实在可怜,说出了一个埋藏多年的秘密:何俊英小时候体弱多病,经常吃药,曾吃过一种影响生育的药物……

## 母亲劝女让丈夫另娶

1979年,年事已高的何俊英母亲身患重病,躺在病床上。老人看到潘绍凡头上已长了白发,禁不住伤心落泪。

一天,老人把何俊英单独叫到床边,吃力地说:“小英,我知道你和绍凡感情好,但是到现在他还没有子女,我

看他太可怜,你就和他分开吧,让他重娶一个看能生育不,好不好?”

母亲的话还没有讲完,泪水已经打湿了何俊英的脸孔,她握着母亲的手,闭上眼睛,低头答应了。

不久,她把母亲的话转告诉了潘绍凡,并表态说:如果潘绍凡与她离婚另娶,她一定不阻拦。但潘绍凡却总是摇头。

就这样,一晃就是10年。何俊英再次坐不住了,她反复找潘绍凡谈话,变脸和他吵架,甚至以死相逼……这个时候,潘绍凡才下了决心与妻子离婚。

## 男人被迫娶新妻

1989年,黄平县重安镇的一个媒婆把当时年仅27岁的离异女子吴廷珍介绍给了潘绍凡。1990年3月,潘绍凡和吴

廷珍正式结婚。此时,潘绍凡已经55岁。

婚礼在代支小学茶场里举行,以后,这里就是他们的新家。代支小学的住房,留给了何俊英。不少亲朋好友都来道贺,大家都希望吴廷珍能给潘绍凡添个一男半女。何俊英没有去,她一个人呆坐在家,眼里已没有泪水。

此时此刻,潘绍凡的心也很不安宁,他不时环顾四周,在人群里搜索,始终见不到熟悉的影子。他坐不住了,一口气跑下山来回到原本熟悉的家,看着正呆坐的何俊英,他一阵心痛,泪水夺眶而出。

何俊英从沙发上站起来,换了一副笑脸说:“哭什么,一个大男人,就要有点大男人的样子,更何况这是好事,快起来去陪陪她吧,这个时候,不能离开……”

## 生下儿子,他却走了

潘绍凡结婚后,何俊英一直没有另嫁。年过五旬,她只想安静过日子。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她就默默为潘绍凡和吴廷珍祈祷,祝他们早生贵子。

潘绍凡始终没有忘记何俊英对他的好。家里有点好菜的时候,就请何俊英过来一起分享。半年多后,这两家子经常合在一起做饭吃,在旁人的眼里,他们是特殊的一家。

1992年初,潘绍凡终于盼来了希望,吴廷珍怀孕了。何俊英也格外高兴,把吴廷珍平时干的活全部包揽了。

1992年9月,吴廷珍就要临产分娩,那几天,何俊英日夜守候在床边。孩子即将出生,她翻山越岭请来了医生。孩子出生了,是个女儿,取名潘文艳。不少客人纷纷前来道喜,何俊英破例喝了很多,她说,吴廷珍生下的女儿,也是她的女儿,她非常高兴。

1996年3月,潘绍凡的儿子潘文杰又“呱呱”坠地。老来得子,潘绍凡更是喜不自禁。可谁也没有想到,儿子来了,潘绍凡的生命却走到了尽头。不久,潘绍凡就住进了医院,经诊断患有肺癌。1996年8月10日,小儿子潘文杰刚满5个月,潘绍凡离世,时年62岁。

临终前,潘绍凡把何俊英留在病房,断断续续对自己走过的路忏悔:“俊英,我不该另娶,我们应该好好地生活在一起……”

何俊英含泪说:“不要再说这些了,有了这两个小孩,我们都感到幸福和满足了。”

潘绍凡显然不放心两个孩子,何俊英郑重地说:“两

个孩子,由我来带!”

## 除了亲妈,还有“大妈妈”

何俊英果然没有食言,潘绍凡去世后,她把吴廷珍和两个孩子接到了她在代支小学的家中。

何俊英全力顾着这个家,每个月1100元的退休工资,分文不留给自己,全部用于家庭开支和供潘文艳姐弟上学,这姐弟是潘绍凡的希望,也是她的心头肉。吴廷珍几乎没有经济来源,何俊英就把钱交给她保管。

后来,女儿潘文艳考上了初中,寄宿在学校,家庭开支增大。何俊英为增加收入,不顾年迈,在村里承包土地种菜喂猪。

两个孩子亲切地叫何俊英“大妈妈”,闲暇之余,他们陪伴在大妈妈的左右,形影不离;何俊英要是遇到什么委屈的事流泪了,孩子们就跟着哭;干活回家腰酸背痛,孩子们就给她敲背按摩。

近年来,由于年事已高,加之患有心脏病和高血压,两个孩子十分担心“大妈妈”的身体,要是有什么风吹草动,他们便守在床边。

无数个夜晚,何俊英走进房间后,都要仔细端详着墙壁上潘绍凡的遗像,这时,她总要念叨几句:“绍凡,两个孩子都很听话,我身体还行,再苦再累,也要送他们上大学的,你在九泉之下,可以安心了。”

每当这时,她就感到轻松和惬意。一辈子,累过了,哭过了、痛过了,而在暮年,她满足了,因为她没有辜负自己深爱的那个男人的重托。

据《贵州都市报》

# 逃学遭到暴打 初三女生状告生父

仅因一次逃学,正上初中3年級的15岁云南女孩吴仙(化名)被生父吴玮一顿暴打。随后,警方作出刑事鉴定认为,吴仙的伤情已达到轻伤(丙级)。51天的住院治疗,吴仙的伤口已全部愈合,但腿上还是出现肌肉凹陷,从此,妙龄少女开始患上“裙子恐怖症”。事发5个月后,吴仙一纸诉状交到个旧人民法院,认为其父亲的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请求法院追究其刑事责任,并承担民事赔偿3万余元。而吴仙的母亲事后告诉记者,尽管事发时吴玮已不是吴仙的法定监护人,但他毕竟是吴仙的生父,所以“一定要让他为自己的行为痛悔”。

话后,吴玮也感觉事情有些奇怪,他开始四处寻找,同时,和吴仙一道缺课的学生小泓(化名)的家人也在寻找自己的女儿。吴玮告诉记者,他曾找到一出租房里,见小泓和几个黄发、穿耳环的男孩在房间里,随后,小泓的父母将躲在床下的小泓拖了出来。而小泓告诉他,吴仙曾和她在一起。“看看旁边的几个男孩,我简直不敢往下想。”吴玮说,他当时又急又恨。当晚19时30分,吴玮第二次来到吴仙的姨妈家,见吴仙也在此,随即将其带回家中。

“虽然8年前我已和女儿的母亲离婚,孩子的监护人是她,但女儿毕竟是我亲生,又是在我这边上学,要是出什么事我无法交代。”吴玮说,他一直很爱这个女儿,当孩子的母亲因工作调动离开家后,孩子为上学只好和他住在一起,而他也感觉自己的责任比以前大了。也正因为这样,得知孩子不见时,他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

## 沉默招来生父暴打

“我为她着急了七八个小时,可至今也不知道她当时为何逃课,之后又去了哪里。”吴玮称,他将女儿带到家后,多次询问原因,并耐心给她讲道理,做其思想工作,但女儿对他置之不理,盛怒之下,他给了女儿一耳光,女儿的鼻子被打出血,可还是不说话,也不叫喊,而是用衣袖擦脸上的血后继续用眼睛盯着他。女儿的这一举动更是激起他的怒火,于是,他拿起一根竹片往女儿的腿都打了下去。至于腿上的伤口,吴玮称他当时没

注意到竹片上有钉子,估计是钉子所致。

然而,吴仙和她的母亲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却否认了吴玮所说的。“回到家后,他什么也没说就先给我一耳光。”吴仙说,口鼻被打出血后,她也不想对父亲做任何解释,不想父亲提起木凳就打过来,她疼痛难忍跳到床上,父亲没有就此住手,而是继续用木凳打她的双腿,而腿上的伤正是凳子上的锈钉所致。吴仙的母亲说,事后她来到房间里,打烂了的木凳还堆放在墙角,上面粘有血迹,所以“用竹片打”的说法完全是在撒谎。

“当天,我的一个同学因为父母离婚心情不好,我安慰了她一会后,就到我姨妈家了。”吴仙告诉记者,她当天并没一直在外面玩。

## 痛心母亲报警求助

“如果是正常人,即使女儿犯了天大的错,第一耳光打完见女儿已满脸是血,铁打的心也应该住手了。”回忆起当时的场景,吴仙的母亲罗丽辉仍感伤心。罗丽辉说,当天晚上8点多,她已下班回到家,突然接到吴玮的电话,要她立即来家自大屯镇吴玮的住处,并称有要事商量。

“我一进门,见女儿坐在床上,左边的脸红肿,衣服、床单上尽是血。”罗丽辉说,吴玮见到她后,叫她坐下来慢慢说,可自己见女儿全身是血,只想尽快送到医院医治。而当时天已晚,找车很困难,无奈之下,她不得不向一熟人求助。不想对方得知女儿被父亲打伤的消

息后,提醒她赶快报警。罗丽辉随即拨通了110报警电话,之后,吴仙被送到开远人民医院进行治疗,同时,警方也对现场进行了调查了解。

“我原本也不想报警,但他却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不但不送女儿到医院,还要我先坐下来和他谈。”罗丽辉说,女儿的双腿已明显受伤,行动受到限制,自己一个人根本就无法把女儿从楼上背下来,可吴玮却视而不见,更不可理喻的是,警察来到后,吴玮还声称“是我自己的女儿,打不打是我自己的事”。

## 锈钉引发肌肉凹陷

吴仙受伤后,因母亲在开远人民医院工作,她被接到该院治疗。由于当时扎进肉里的是生锈的钉子,吴仙的腿部开始红肿并化脓,医院不得不对其进行切口引流手术。可这期间,吴玮根本就不来看一眼躺在病床上的孩子。“我感到孤独无助,多希望他家的人来看看,但直到孩子出院也没一个人来看一眼。”罗丽辉称,就连医疗费用也全是自己承担。“因此我决定让孩子对他提起刑事诉讼。”罗丽辉说。

51天的住院治疗,吴仙的伤口全部愈合,但因当时坏的肌肉较多,孩子的受伤部位至今还是明显凹陷。“记住了,你们见到她后不要提‘裙子’和她的父亲。”5月16日18时10分,当记者要求见吴仙时,其母亲先后3次叮嘱记者,如果要采访就必须答应这一条件。然而在罗丽辉的相册里,记者见吴仙以前的照片几

乎都是穿裙子。

## 打官司要让父亲痛悔

2006年10月19日,吴仙一纸诉状递交到个旧市人民法院,对自己的父亲提起刑事自诉,请求人民法院在依法追究吴玮刑事责任的同时,判令吴玮承担医疗费、疤痕康复费、住院生活补助费、陪护费、鉴定费及精神损失费等共计人民币3万余元。

吴仙在诉状中认为,身为自己亲生父亲的吴玮,不顾父女之情,残暴地毒打自己导致轻伤(丙级),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应该追究其刑事责任。同时,事件的发生给自己以及在住院期间陪护自己的母亲都造成了严重的身心伤害,情节及后果十分严重,应依法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罗丽辉说,之前的种种迹象表明,事件发生后,吴玮就没有悔改的意思,即使是自己的亲生女儿,打了也要付出代价。而吴玮自己则称,事情之所以发生,完全是因为自己太溺爱自己的女儿,望女成凤的心情太急切,所以导致在教育方法上欠妥。

“吴玮还是很关心吴仙的,经常到学校来接孩子的情况,甚至晚上的接送也是他来。”吴仙的班主任张老师道:“而对孩子之前的关心与爱,罗丽辉也表示认可。至于此次对女儿的暴力伤害,罗丽辉称吴玮当时‘可能有病’。”

## 法庭上向女儿读致歉信

“我最亲爱的女儿,你好,这封信本来早已写好,但一直

没机会给你,今天借这个机会,我自己读给你听……”吴玮在信中说,自己和罗丽辉离婚后,觉得对女儿造成了很大的伤害,总想找机会给女儿一点弥补,加之望女成凤心切,害怕女儿出一点差错,而在处理方法上欠妥,所以造成当天的事情发生,但他对女儿的溺爱是目共睹的。

记者看到,当吴玮向法庭提出他想当面为女儿读一封道歉信时,吴仙先是现出吃惊的表情,接下来便低下头,始终没看父亲一眼,在整个庭审过程中也没说一句话。“我根本就没听他说什么,也不想听。”事后吴仙告诉记者,她感觉父亲好像不太认识信上的字,甚至把有些字读错了。“这信肯定出自别人的手,他自己是写不出来的。”罗丽辉说。

## 庭后女儿不接受父亲拥抱

“乖女儿,来和爸爸抱一下。”道歉信读完后,吴玮张开了双臂,但吴仙却似乎有些措手不及,连称“不、不、不”。“法官,我可以过去抱一下女儿吗?”旁听席上顿时一片议论声,罗丽辉见女儿不停地摇头,当即表示不同意,吴玮见状,只好坐了下來。而庭审结束后,吴玮还是来到女儿的身边,伸手拉拉女儿的衣服后说道:“爸爸对不起你,爸爸向你道歉……”见父亲拉住自己,吴仙流泪挣扎,见罗丽辉转身过来,吴玮一声叹气后走出了法庭,约一分钟后,吴玮再次走进法庭看了一眼女儿才离去。据《生活新报》

## 逃学急煞父亲引发怒火

2006年5月13日,当天正值周末,但考虑到即将毕业考试,吴仙所在的学校蒙自第十八中学并没有放假,仍然组织补课。当天上午,就在班主任张老师到教室查看纪律时,发现有两个座位空着,其中一个吴仙的座位。“在我的印象中,吴仙从不无故缺席。”张老师道,吴仙在班里一直是个“显眼”的孩子,不仅学习好,长得漂亮,还非常懂事。她立即给吴仙的父亲吴玮打电话。接到班主任张老师的电